



“笨老头”的国货直播间，火了！

实习生 牛益彤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杰

53岁的万仲是厂里最年轻的直播。早上9点，他准时抵达洗衣粉生产车间，架上手机、戴上老花镜，手边摆一袋洗衣液，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他开始对着镜头摆手，“欢迎各位来参加‘活力28’的股东晨会”。

生产线就是背景，人群穿梭，底噪轰鸣，没有镁光灯。万仲端坐在桌前，普通话里带浓重口音，他扶着眼镜凑近手机屏幕，艰难辨认闪过的一条条评论。

他所在的成都意中洗涤剂公司是73岁国货品牌“活力28”的代工厂。9月13日，汹涌而至的人群冲入直播间，打破了这家“中老年工厂”的平静——它的员工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。

作为厂里少有的不必守在一线的成员，万仲被临时征调过来，“按”在桌前直播。

10天前，毫无经验的他还有些手足无措；但现在，他已经能平静地接受直播间的观众从3000跳到10万，粉丝数从百位狂飙至500万。

有人评价，这是一场不会直播的“笨老头”真诚的自叙。

流量袭来

接到电话时，万仲正坐在前往工厂的车上，“直播间忽然来了好多人，需要有人去介绍。没什么要求，怎么弄自己想”。

9月10日下午，带货主播李佳琦在直播中售卖某国货品牌时引发争议，掀起人们对高性价比国货的关注。“活力28”是被人们从角落里想起的国货之一。它于1950年诞生在湖北沙市，一度成为首家在央视打广告的洗衣粉企业，后几经沉浮，濒临解散，现在，网友们自发涌入直播间，尝试从产品端“捞起”品牌。

9月13日，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，穿着灰色圆领衬衫的万仲就出现在直播间里。质检的一位阿姨替他打开了美颜，“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”。

弹幕接连弹出来，“主播介绍下手头的产品呗”“支持国货”“今天我就不想下单”“刚好我家也用完了”……右上角的观看人数不断攀升。

“兄弟们好，这是我们‘活力28’的洗衣粉”，万仲迟疑了两秒，想不到什么华丽的话术，“就是那种……洗衣服的粉”。

万仲并不能理解网友们的玩梗，也认不出数千元的特效礼物。一位粉丝送出闪烁的灯牌，他茫然地问这是谁送的板砖，还差点把人拉黑。

得知礼物价值，感动之余，他只觉得“可惜”。动辄数千元的礼物，“能买多少袋洗衣粉？”他劝大家要“冷静”。

面对活跃的网友，万仲有些不适应。他常年在工厂里与灰尘相伴，生产洗衣粉和洗衣液的机器



万仲在直播中宣布，23万个标错价的订单将每单退款10元。

轰鸣作响，沉重的原材料对体力要求极高，年轻人受不了了苦，来了又走，最终只剩愿意卖力气的中老年人。

他们的手机是老旧型号，字体设置到最大，戴着老花眼镜才能看清。直播间里，最基础的上货挂链接和补充库存，几乎都由现场网友教学。一次直播中，万仲刚刚挂上链接就被一抢而空，望着满屏都是要求“加小黄车（挂链接）”的诉求，他只能眯着眼睛问，“是什么小黄车？”

另外一次直播结束时，他和同事并不知道怎么关闭直播间，对着镜头说“明天7点半开播，拜拜”后，挎起包就走了。最后还是仓库管理员看到未关的直播间，询问了网友后才操作成功。

笨拙应对

流量到来之前，“活力28”的直播间更像“监控”，手机被放置在工厂一角，拍摄生产流水线，没有人介绍，观看的人也很少，只有三五个人进进出出。

万仲一开始没什么信心。“我们看人家直播全是俊男美女，房间装得很漂亮，我们那破破烂烂怎么去搞？”工厂没有钱请主播，更没有钱装修直播间。

作为国货品牌，“活力28”历经了70余载的沉

浮，从1996年到2016年，则经历了被外资收购、雪藏、三次易主。今年6月1日，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宣布遣散所有员工。

万仲2021年进入代工厂成都意中，最初的岗位是总经理助理。他调侃自己是个“打杂的”，多数时候处理车间内的琐事、协调各个部门间的合作。也正是那年，工厂接下“活力28”代工业务。

万仲回忆，公司刚刚成为“活力28”代工厂时，生产业务根本不饱和，工厂每天只开半天，只敢生产一吨左右的洗衣液，仅是生产线业务极值的十分之一。如果不是工厂副总经理胡文忠的坚持，可能早就放弃了。

而现在，20几台包装机都在全力工作，加班加点生产，依旧没有完成全部订单。

“宝宝们动手十几秒，我们忙活3天！”万仲在直播间里说。不会转换摄像头方向，他就把手机180度旋转，扭着手臂给观众展示生产线上的忙碌。

车间里，上了年纪的阿姨在忙活，老旧的机器可见锈迹斑斑。

万仲冲着直播间喊，“‘活力28’的孩儿们，这全是你们的功劳，满屏都是找小黄车的，你们都不睡觉的吗？都来直播间了。”

直播“团队”只有两个人，万仲在售卖时常常遇到问题：忘记设定预售时间、直播时给自己刷了个礼物……直到现在，他也没弄清楚抽奖机制。

有网友评价，看到一个中老年人，笨拙应对突如其来流量冲击，真是“心酸又好笑”。

直播规则复杂且繁琐。一个熟练的主播会规避掉某些词语，熟练地将“万能”改成“百搭”、永久改为“一直都在”“秒杀”改为“福利价”。万仲不了解这些，短短一天时间内，“活力28”直播间被封禁了4次。

害怕说错话再次被封，9月13日，万仲和同事就端坐在桌前，举着一块“自助下单，说多了总被封”的牌子，打着哈欠，仿佛回到过去值夜班的日子。直至次日凌晨4点，热情的网友共买下20万余单产品，万仲才结束了这场直播。

回到家时天色渐亮，没有举杯庆祝，也没有欢呼雀跃，53岁的他倒头沉沉睡去。以往的清晨，起床后他会打一套八段锦，自从开始直播，他改为了饭后散步，“精力实在不够了”。

喧嚣过后

“向各位网友宝宝汇报，今天咱们先不上‘小黄车’了，我打算开一个邮箱。”9月21日，直播间爆火一周后，万仲拿起一张写有电子邮箱的纸，展示在镜头前，因为找不到镜面的按钮，观众看到的一串数字是反着的。

“如果有生活有困难的宝宝，可以通过这个邮箱联系我们。”这段时间，不少人通过网络看到了“活力28”，为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输了氧。“推己及人嘛。”工厂准备免费送出一些洗衣液，在自己有力量时，也帮助一些人。

短租24小时，万仲总共收到85封邮件。有的写

村小昆虫记



潘珂和他的学生拍摄小学毕业照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去，外婆常用这些幼虫喂鸡，很少去分辨这属于哪类虫子。如今，她也跟着孙女在潘珂的自然教育课上了解昆虫。

潘珂带着学生做昆虫标本。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有着不同的制作方法，需要使用不一样的工具：蝴蝶需要展翅板，大型甲虫需要掏空内脏用棉花填充，螳螂通常要用反翅法制作，蜻蜓标本的配色是个难题……

这群村小的学生动手做了14个目、120多种昆虫的标本。后来，潘珂争取了一间教室改造成自然观察室，这些标本就放在自然观察室的陈列柜上。

作为一名动物园爱好者，潘珂知道，动物园圈养动物，会为了满足不同动物生理心理需求而构建或改变生活环境，术语叫做“丰容”。他慢慢发现，“丰容”的理念和教育是相通的，走进自然，学生会不自觉地展现天性，更好地成长。

在他的课堂上，学生是笑着上课的。他让每个学生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，女生大多自拟植物，如茉莉、凤仙花；男生大多起古生物名，如风神翼龙、棘龙、旋齿鲨。随后，学生们站在操场上，模拟大自然的生物链，开始追逐游戏，由捕食方追逐被捕食方。

他还用黏土捏出青蛙、蜘蛛的生物模型，藏在学校的花坛里，让学生去寻找。目的是使学生理解，生物在自然界为了自我保护而不得不伪装。

潘珂还想让学生的触角伸得更长，不仅走出村子，还要走出河源，去其他城市和城里长大的孩子比拼。据潘珂了解，大多数乡镇中心小学不会把参与竞赛的名额分配给乡村小学，因为村小老师少学生多，没能力完成竞赛任务。

但当他开始组织一群村小的学生去参加科学竞赛时，他发现，学生愿意提出各种有趣的点子，比如“人的色盲症和光的传播有没有关系”。他让学生观察蛴螬对番茄生长的促进作用，观察4种常

见甲虫的生活史。学生讨论激烈时，潘珂就坐在旁边给他们讨论做记录。

最后，他带领学生参加河源市科技创新大赛，获得了4项一等奖，其中有学生个人赢得了2000元的奖金，潘珂被评为河源市十佳科技辅导员。而后在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，他和学生又获得两个省级荣誉。这也让许多家长对自然教育课改观，“家长也没想到能拿到奖金，昆虫课也不是毫无用处的”。

3

某种程度上，与学生的相处，弥补了潘珂童年的遗憾。他在西安的城中村里长大，寒暑假回农村。他记得，清晨跟着外公外婆去地里，老人指着乡间的昆虫，教他俗名。

他喜欢顶着大太阳，把一包速溶咖啡洒在地上，看着蚂蚁群如何在一大堆粉末里，挑出糖粉，再搬回蚂蚁窝。在那时，他渴望把农村的昆虫和植物分享给城里的同学，但家人不会做标本，他每次抓到昆虫后，不得已又放走，还为此哭闹过。

他对昆虫的喜爱是从小开始的。长大一些，他去陕西省图书馆看昆虫展，买了一张昆虫挂图，垫在书桌上，每次写作业，就盯着昆虫图案入神。

大学毕业后，潘珂一开始在百叟小学教的是数学。后来，他主动寻找自然教育的教案，在线上自学普通昆虫学等课程，看了制作标本和采集昆虫的书籍。在2021年下半年，他开始教自然教育课。

有些村小的老师觉得这类课程“不靠谱”，也觉得老师不该和学生走太近。一位家长说，百叟小学在编老师大多是本地男性，年龄偏大，比较严肃，和潘珂这种支教的大学生老师风格不同。

潘珂坚持重视科学教育和音体美教学。他能感受到学生认知上的变化——从最开始爱捣鸟蛋，玩

自己是极度贫困的家庭妇女，也有贷款上大学的学生，还有人洋洋洒洒几百字，为“活力28”直播间拟了一份建议策划。

万仲并不担心如何识别邮件所述情况的真伪，“只要留下明确清晰的地址，我们就会把产品发过去”。85封邮件最终发出了55个快递。

他把这当作一种回馈。在这之前，“活力28”曾有一次标错价的情况——直播间3公斤和5公斤的洗衣粉每款多卖了10元，共计售出约23万单。后来准备退回差价时，“居然有一些人说不想退这笔钱。”

“这是何等的信任啊。”万仲回忆。他不喜欢那种“割韭菜”式的直播，也拒绝学习套路化的流程，觉得“随缘”才是核心。而其中最关键的是，“把直播间的观众当人看”。他认真回复直播间评论区的每一句话，就像是村口闲聊的大叔。在采访中他无数次重复，“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善良”。

“大家喜欢我说话的風格，我平时就是这样。”万仲回顾过往，觉得是自己的经历造就了幽默和淡定。过去53年，他当过7年兵，做过保安，开过针灸诊所，学过装修的各种工种。40岁以前，他读宗教、哲学和传统文化书籍，广泛的知识让他面对直播间形形色色的问题时，能保持一种平和而又冷静的态度，“什么都能接两句”，不让话落在地上。

人们喜欢这个不一样的直播间，觉得它“佛系”“慢节奏”。一些年轻的网友表示愿意和“老头”主播聊天，会每天准时观看直播、写“晨报”“晚报”，甚至有人提出想“来工厂工作”。

万仲也认真在直播间里科普，这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——比如洗衣粉包装工要站在生产线末端，用两只手提起洗衣粉口袋。“自动包装冲下来，压力都是5斤10斤的，一开始做的人累得连筷子都拿不起来。”

许多年轻人扛不住如此高强度的体力工作，陆续离开了。“所以为什么我们整体的年龄层那么老，是因为只有生活压力大的中年人才愿意来。”万仲说。

从9月12日开始，截至9月24日上午，工厂副总经理胡文忠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确认了目前的营业额：共计3000万元。依据万仲的说法，一袋9.9元两公斤的洗衣液能挣1.3元，利润并不高。

有一种声音希望，“活力28”能够扩大产能，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产品。胡文忠听到这些建议，却并不打算立即采纳，“一方面，增设生产线需要有复杂的流程和手续”，另一方面，“泼天的富贵”之后，产能过剩也许会成为新的问题。

“如果不是流量，根本就没人认识我，”万仲觉得这只是一场巧合，自己是一根火柴而已，“企业直播带货肯定是趋势，多种因素促成下，我只是被大家看到了”。

回顾过去两周的爆火生活，万仲觉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。直播间里，他是那个专注又风趣的“活力28老头”，直播间外，他还是那个喜欢打八段锦、乐意和人唠嗑的53岁大叔。

“热度总会过去，我们也会慢慢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。”万仲说，“留住这个品牌，我们只问初心，尊重结果”。

虫子，到后来看到捕鸟网，会主动上前撒掉，解救缠在网上的斑鸠。学生花更多时间在自然环境中，而不是沉浸在电子设备上。

潘珂回忆，最初来村小支教，他发现有些留守儿童沉迷电子产品，有的学生在短视频里看到山外的世界，对自身生活的农村会有厌弃的心理。

潘珂组织钓鱼、野炊，也是想把学生从虚拟世界里拔出来，让他们慢慢喜欢上身边的家乡，“我们教育孩子要走出农村，并不意味着逃离，要让学生意识到农村也蕴藏着瑰宝，值得他们将来回来建设农村。”

一位沉迷过短视频的学生说，跟着潘珂学自然教育，观赏品味也提高了，如今更爱看科普片。

“在村小，很难得能遇到像潘老师这种认真负责，又没有架子的老师。”一位母亲说，她在城市见到许多和女儿同龄的孩子，每周末上补习班，费用很高。她问女儿，要不要学吉他、学尤克里里，没想到女儿说，“这些潘老师都带我们玩过啦”。

不仅是学吉他，潘珂还和学生一起做烘焙。潘珂今年的生日蛋糕，是几个学生动手做的。

那间自然观察室的墙壁也是学生自己刷的。几个学生模拟热带雨林，在水缸里做了微型生态系统，养了绿植和苔藓，还有几条小鱼。潘珂和学生一起种凤仙花，学生种的花开得比老师种的更茂盛，枝干能和成年人的食指一样粗。

2023年，潘珂的支教工作结束了，上了3个学期的自然教育课也暂停了。支教的最末一天，他在校门口和学生抓了一只蝴蝶，一起做蝴蝶标本时，学生突然提出，长大后，也想做跟虫子打交道的工作。“说明这他们对来谈不再是闲事儿。”他如今还留在河源，想把自然教育课推广给其他乡村小学。但他发现，许多村小的老师、校长更看重自然教育课能带来的荣誉、奖励，对开设课程的兴趣不高。

有一节班会课，他曾询问学生有没有梦想，大多数同学的回复是没有。一个数学成绩不好的学生说，他在家做了鱼缸，熟悉各种水草，将来想做水产养殖。潘珂引导他，“养鱼苗要计算成本，也需要学好数学”。

一位母亲发现，女儿在潘珂班上学习了3年，慢慢对未来有了新的规划。上初中的第一天，学校布置写人生计划书，大多数学生写得很简单，但这个女孩仔仔细细写满了一页纸，规划以后要怎么学、怎么生活。

她计划，长大以后要当法官，要用法律知识惩恶扬善。她还说，家乡有山有水，有大自然风光，将来想回老家工作。



学生在做蜻蜓目标本。



隐鹇

视觉中国供图

龙盼

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上空，有一支“奇怪”的空中编队此刻正在飞行。领头的是人类驾驶的两架飞机，后面跟着30多只“训练有素”的隐鹇。

这些一身黑毛的秃头“丑”鸟，半年前刚刚诞生于奥地利动物园的恒温箱中。雏鸟孵出后，会将第一眼看到的東西当作父母。因此，这群隐鹇的“母亲”，就成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。在人类养母的带领之下，隐鹇们正在进行它们的第一次迁徙。

飞行编队此行的目的地，是半岛南部的安达卢西亚。这些完全人工繁育的隐鹇，正在人类的帮助下，重新习得它们祖先的本领——迁徙。隐鹇宝宝们的“早教”是飞机发动机的声音。羽毛一长出来，它们就被安排进入飞行训练营，每天跟随养母乘坐的飞机练习飞行。

隐鹇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鸟类之一。据史料记载，早在1504年，奥地利利萨茨堡大主教里昂纳德就曾下发谕令保护隐鹇。尽管隐鹇可能是欧洲最早受到官方保护的动物，但早在300多年前，它们就已消失在欧洲上空。如今，大多数隐鹇都“蜗居”在动物园。由于长时间的圈养，它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迁徙。20多年前，隐鹇被首次放归野外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，有些鸟甚至飞到了俄罗斯近处。

为了恢复隐鹇在欧洲的野外种群，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内斯·弗里茨（Johannes Fritz）想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计划——给候鸟当向导。2004年，弗里茨成立了隐鹇迁徙团队。这年秋季，团队开着飞机带领幼年隐鹇从奥地利出发，向南飞越阿尔卑斯山，到达意大利阿尔贝泰洛湖保护区。在这里，幼年隐鹇被放归野外。等这些幼鸟长大后，它们将在春天飞回奥地利繁衍。

2011年，团队第一次观测到了独立迁徙回北方的隐鹇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里，弗里茨团队15次带着隐鹇熟悉迁徙路线，野化了277只隐鹇幼鸟。野化的隐鹇带着它们的后代，稳定地往返于弗里茨规划的迁徙路线。

现在，随着气候变暖，隐鹇不得不更改航线。它们必须在阿尔卑斯山变得极寒之前飞往南方。10年前，隐鹇们出发的时间是9月底。但日渐变暖的秋季让它们的迁徙时间越来越晚，从前的路线成为了“死亡航线”。2022年，在繁殖地渡过夏天的60只隐鹇，只有5只成功飞向南方。没有办法，弗里茨只能开着卡车绕过山区，将迁徙失败的隐鹇送往越冬地。

但“候鸟打车”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2023年，弗里茨为隐鹇规划了一条新的迁徙路线。前往新越冬地的路程长达2300公里，途经3个国家，是旧路线的3倍长。但好处是，隐鹇不再需要跨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。今年8月，弗里茨组织了一个数十人的团队，再次踏上了拯救隐鹇的飞行之旅。

人类对飞行向来有某种莫名的情愫，但候鸟迁徙其实并无太多浪漫色彩。纪录片《迁徙的鸟》的导演雅克·贝汉说，候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，它们历经重重危机的数千里旅行，只为了一个目的：生存。不会迁徙的候鸟，无法在野外生存，这几乎意味着它们在自然界的谢幕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日本全岛朱鹮数量仅剩下5只。迫于无奈，日本科学家将它们这5只朱鹮带回动物园饲养。然而，即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日本的本土朱鹮还是难逃灭绝命运。

1981年，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了7只朱鹮，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野生种群。此后，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，拯救几乎陷入绝境的朱鹮。在朱鹮繁殖的湿地，人们投放了泥鳅、小鱼，给它们加餐。为防止雏鸟被蛇类、鼬类等动物袭击，朱鹮的巢穴被24小时全方位严密监护。除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，中国科学家花了大力气将人工繁育的朱鹮野化放飞。截至2022年11月，朱鹮全球数量已经由41年前的7只恢复到9000多只，其中陕西南境内就有7000多只。

就算人类再怎么操心，动物们的生活终究还得自己过。因此，让它们适应野外生活才是关键。“四不像”麋鹿曾消失在中国大地上。20世纪80年代，保留在欧洲动物园的麋鹿被我国重新引进。重归故里后，麋鹿被送往国内各地的动物园，以适应不同气候。但是，科学家并不打算让麋鹿一辈子待在动物园，而是准备将它们野化放归。

1998年，被“分配”在湖北石磨的麋鹿，趁着特大洪水自己游出了保护区，自此散落在湖北和湖南两省三地，提前完成了野外放归。如今，洞庭湖麋鹿已达210余只，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自然野化种群。

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自2003年开始，开展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。为了让动物园里的大熊猫“去人类化”，照顾它们的工作人员穿上了熊猫套装，还将熊猫粪便和尿液抹在熊猫腿上。只有这样，大熊猫们将来放归野外后，才会躲避人类而不是主动靠近。在科学家的努力下，共有11只圈养大熊猫成功野化放归，它们都顺利加入了保护区内野生种群“群聊”。

为了让濒临灭绝的动物回归自然界，人类做了许多尝试。这对人类而言，也是弥补过错的方式。作家杨志军说，“我们拥有生命，不仅仅是为了活着，而是为了对其他生命有用和有益。”弗里茨驾驶飞机带领隐鹇迁徙，这不仅是拯救隐鹇之旅，也是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

1

百叟小学所在的村庄在粤北的九连山区，村子里有山林、农田、溪流，还有许多被忽略的动植物。昆虫中最具观赏价值的13个目，他和学生都在学校操场上捕捉到了。

“这太适合建一个农村昆虫博物馆了！”潘珂心想。村里的小河是天然的教室。天气好时，他带着学生在河边打水漂、采集石头。天空偶尔飞过一群白鹭，他让学生用望远镜观察。河水涨起来时，汹涌的水流把岸边的竹子冲断，他也时常提醒学生，在欣赏自然之美时，别忘了大自然的破坏力。

这个在西安长大的支教老师，被一群广东山区的孩子教会了垂钓和养鱼。一开始，班里只有一个学生爱钓鱼，潘珂跟他学，又带动了一群学生。他们用竹子做成鱼竿，钓上来，放生，再继续钓。鱼塘成了师生周末聚会的欢乐场。

鱼塘里养的罗非鱼属于入侵物种。潘珂就在鱼塘边上，给学生讲中国的原生鱼类如何慢慢被压缩生存空间。他还会讲生物常见的雌雄二象性，再讲到人类社会里的性别平等。

学生们惊喜地发现，就在自己生活的村子，居然有那么多有意思的新鲜事：花不一定只在春天、夏天盛开，有些花会在秋冬绽放；蜘蛛不只有可怖的样子，每一只的颜色、种类、大小都不一样。

在附近的山林，角落里的干枯菌类太容易被忽略了。但如果你上前拍打，那株安静的菌类会像烟雾一样散发气体。一位学生还用显微镜看到了蚊子的“嘴”，蚊子不再是讨厌的、惹人烦的，它的幼虫子还能喂饱小鱼。

这位学生还用一整个暑假养了一对双叉犀金龟，俗名独角仙。等独角仙自然死亡后，潘珂让学生挖开腐殖土，学生意外看到，在独角仙的尸体下，还有4只幼虫和一堆卵。生命以新的方式开始延续。

2

这个村子大大小小的水塘错落，农田依水塘而建，几乎每家每户都种花生。大多数学生要跟着祖辈一起干农活，但很少有人会围绕花生地，仔细揣摩其中蕴含的自然知识。

“有些人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，都没有深究过，最常见的虫子有什么样的生长周期。”潘珂说。一位学生的外婆为了支持潘珂的自然教育，从家里的红薯地里挖出20多只蛴螬送到学校。过